

關於澳門翻譯教學課程發展之建議

何美林*

一、前言

“出於翻譯章程中可以看到很多局限和缺陷，是通過這種不穩定和短暫的描述方式而進行寫作生存的。它反映一些我們繼承下來和基於跨越國界和時間的文化傳統中最堅實和原獨特的價值。”¹

這篇文章以對澳門的翻譯教學²所進行的科研工作為基礎，其目的是在切合澳門的情況下，提出最有利於譯者培訓的一些建議。

儘管無論是澳門政府，還是教育機構都對譯員的培訓給予大力發展和投資，但還是有些問題需要予以急迫的解答。事實上，絕大多數受調查者（問卷調查和訪談³）感覺到，新的大學畢業生不準備進入當地的翻譯市場。相當一部分的畢業生甚至沒有嘗試從事這項活動。另外一部分人對進入澳門公共行政翻譯的入學考試失敗而感到沮喪。

一方面，對有關的立法的分析顯示，為符合當地的需求，需要安排的課程設計必須十分積極和不斷追求完美，也顯示了這些改革始終只有政策制定者的參與，不反映所有利益相關者，尤其是譯員和僱主的意見和關注。

因此，明顯的是，經過了一個世紀的翻譯教學後，仍有必要重新調整課程設置，以使其符合學生和譯員勞動力市場的期望。這種

* 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

1. Flores, J. A.: “翻譯——一些反思”，《葡萄牙文化語言學會雜誌》，第1期，1988年3月，第16-23頁。網址：<http://cvc.instituto-camoes.pt/bdc/revistas/revistaicalp/traduzir.pdf>，1-8。
2. 此項研究收入在何美林：《澳門的翻譯教學：從課程建議到市場的現實》，澳門，三角洲出版社，2013年；及行政暨公職局的《行政》雜誌上發表的文章。
3. 採訪共計12次，對象是教育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教師、專業翻譯人員和勞動力市場的代理商。向他們詢問了澳門背景下的翻譯教學問題。

新的教育模式應該在社會職業層面尋找其基本指標，以確定學生需要發展的能力。教育機構應評估課程的針對性和時效性（González e Wagenaar, 2005；29–30）。這種反思首先必須針對課程的針對性和和適用性，並為此必須諮詢僱主、專業人士及專業協會等等，並在內部，從學術的角度，對課程內容的相關性和必要的資源（包括教師）進行分析。

翻譯不是處於真空中，它是一種經濟活動⁴。市場中，交叉著很多參與者。其中新培養的譯者必須能夠展開經濟活動，並作為一個專業人員從事相關經濟活動，那麼就必須調查勞動力市場和確定翻譯時所需的專業技能和知識。因此，對翻譯勞動力市場的特點進行一項廣泛而深入的研究，以制定一更具相關性和適應當地實際情況的課程設計。然而，雖然教育不能單靠勞動力市場，但必須找到基於市場的特點和需求的點穴，培養學生融入翻譯界的技能。已知的那些缺陷已經造成了對翻譯需求的情況。但在此情況下，由於懼怕失敗，譯者們不能，或不會嘗試融入翻譯界群體。這將允許制定一個更適合實際需求和學生及市場期望的課程。

所以，在制定課程設計時，必須迫切地考慮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 在進入高等教育前後期間，對翻譯教學進行反思；
- 使教師、學生，在職的專業人士、僱主和潛在的僱主、教育政策制定者和社會本身參與討論；
- 對本地和葡語國家的翻譯市場的特點和趨勢進行分析；
- 將翻譯課程與語言課程分離，並提供兩種課程；
- 對翻譯界的發展提出看法。作為培訓和被培訓者，教師或實習輔導員需經常磋商和積極參與的機制；
- 實施對課程和教學策略的連續、系統的跟進、監測及評估，讓它們可以衡量結果和實施必要的調整。

4. Schwartz, R.: “翻譯培訓與現實世界：具體建議為縮小差距”，（2002年8月國際翻譯者協會大會圓桌會議，溫哥華），《譯者教育》，第7期，2003年1月，第1頁，網址：<http://accurapid.com/journal/23roundtablea.htm>。

二、翻譯教學

慮及譯員的培訓，馬上想到了一系列的問題。為了解答這些問題，因而找到了各類與翻譯有關課程。所以首先的問題是，是否應該通過正式課程或實踐來培訓翻譯？我們缺乏一個共識的答案，但是，我們認為，正式的課程有助於具備從事翻譯活動所需的技能的培養。然而，實踐和不斷更新的能力是取得成功和專業成就的決定因素，只能通過經驗獲得。當然，是有些優秀的譯員從未參加過正式的課程，在專業實踐中，獲得和開發了自己的技能，但是，在我們看來，理論和實踐應該齊頭並進，二者同樣重要。

另一個提出的問題是，無論是在澳門還是在世界各地，要明確的是，教育機構應該培養筆譯者、口譯者、筆譯和口譯者？在我們所研究的範圍內，雖然被認為最理想的做法是分開培訓筆譯或口譯人員。但實際情況是，培訓必須同時顧及筆譯和口譯。在基本訓練結束後，學生必須準備雙向口譯和筆釋的技能，因為當地市場所尋找的是一個可以將外語口譯和筆譯成母語，反之亦然的专业人士。因此，得出結論的是，僅僅培訓口譯人員或筆譯人員是不可行的。僅僅可以筆譯或口譯目前情況下的一種工作語文也是不可行的。

還必須知道的問題是，在澳門是應該培養通才，還是專才？如果從一方面來說，內部市場需求通才，譯者要翻譯不同類型和各種問題的文本，那麼此處存在一個市場點穴，即需要兩個主要領域的專業化：法律⁵和公共管理。

在最初培養階段，專業化不能被視為一優先項目，因為最重要的是培養一個人具有強烈的自我激勵和自我學習的能力，掌握牢固的一般知識，特別是涉及到公共管理和法律的知識。起始時，應特別注意發展語言能力、翻譯技能和翻譯工具的獲得。重要的是讓學生有機會

5. 法律翻譯是如此重要，以至於《公務人員職程制度》修改建議的第20條建議，“……可向執行法規草擬職務及法律筆譯職務的公務人員發放法規草擬職務及法律筆譯職務的每月附加報酬，但屬領導及主管人員除外。”值得注意的事，該法規為涵蓋從事書面法律翻譯的公務人員，未涉及說它只能通過筆譯員來進行，所以可以判斷，這一領域看缺乏譯員，因而該法規以可使用其他領域的專業人士的規定來彌補這一缺失。

發展一個專業領域，選擇法律和公共管理作為主要的領域，但是專業人員的培訓不應該作為其主要目標，因為這會減少他們的就業機會。

在澳門的具體情況下，學生們進入高等教育時，所具備的工作語言知識缺乏，專業化可以而且應該從第2個學期（碩士）開始。正是在語言的掌握方面，所面臨的難境之一是所面對的譯員的培訓。它涉及到選人和入學的要求；為了進入翻譯課程學習，需要何種程度的工作語言知識？

就讀翻譯課程的要求

工作語言的掌握（Pagura, Pagura, 2003, Theodor, 1983）應該成為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因為在培養未來的翻譯專業人才時不可以以語言教學（這要在翻譯訓練本身之前進行）為目的。我們相信，那些掌握兩種工作語言的學生才應該入學⁶，最好掌握英語知識。事實上，很少有考生令人滿意地掌握兩種語言的口頭和書面形式。為了辦好課程，必須選擇那些具有較高的語言能力和較好的學習語言條件的學生。一直以來，從來就有培養翻譯的緊迫性，在澳門不容易招到其語言水平達到可以接受程度的學生。如今，在語言及翻譯學校內，有具有不同語言能力水平的學生組：（1）以葡萄牙為母語的澳門學生。他們掌握足夠的葡萄牙語，會講廣東話，但不會漢字或普通話口語；（2）具有前一組的特點，但具有初等或將將夠用的書面和口語漢語（普通話）；（3）以漢語為母語的澳門或中國內地的學生。他們不曾與葡萄牙語或以葡萄牙語為母語、從未接觸過漢語的學生的任何接觸；（4）以漢語為母語的中國學生。他們僅僅具有初等或將將夠用的葡萄牙語水平。⁷

澳門需要確保中葡譯員的培訓，並滿足學生的訴求。應該找到一個彌補攻讀翻譯課程的考生所遇到的工作語言知識水平不足的解決方案。

6. 每當使用課程一詞，它是指在澳門理工學院的中——葡翻譯學士課程。

7. 除了這些班和根據澳門理工學院與雷利亞理工學院之間自2006年以來的合作協議，雷利亞理工學院翻譯課程的一個班來澳門就讀二年級課程。

我們建議設立“零年”。⁸在高等教育中，對這個措施有規定，是指設立大學預科一年。在這年裡，入學者應該是不掌握一種或兩種工作語言，但具有語言及其各自的文化教學/學習學歷的學生。“零年”可採取（行政公職局的）在葡國就讀計劃⁹的模式，並分為兩個階段：在澳門和中國的強化訓練（對象是以葡萄牙語為母語的學生）或葡萄牙（對象是以中文為母語的學生）。

在大學預科結束時，對學生進行外國語言的考試。只有考試合格者才能被接納為翻譯課程的學生。

這個措施可以使譯員或剛畢業的譯員對自己的工作語言，尤其是葡萄牙語的水平缺乏信心，可我們訪問的翻譯者指出，這個條件是阻止他們選擇譯員職程（或不被接納為譯員）的因素。

正如麥哲倫¹⁰指出的那樣，一般認為，凡是在工作語言上表現出無能的人不能成為翻譯，因為儘管可以說，無人會完全掌握工作語言，（.....）要成為一名翻譯，無疑必須要有高的語言能力.....翻譯教學不能與語言教學相混淆。大部分受調查者（98.2%）和受訪者持同樣的理解。他們明確地說，工作語言的知識應該是一個入門的要求，因為它是一個翻譯過程，而不是一個語言課程。¹¹

除了工作語言之外，在澳門的情況下，還要掌握其他的一種語言，即英語。這應該是進入課程的一個優選條件，但這是一個所有調查者（筆譯員的問卷調查）都同意的觀點。除了少數例外，在申請課程時，他們基本上掌握了英語。

8. 第11/91/M號法令，第二十八條，第五點規定：“大學教育機構可開設一年預備課程，其目的是使十一年教育體制的中學畢業生，具備大學教育的入學條件。”

9. 《第195/86/M號訓令核准在葡國就讀計劃章程》是實行本地化政策的最佳工具。它包括一葡萄牙語強化課程，其對象是無葡萄牙語知識或程度低下的人。課程之後，必須有義務回到澳門公共部門，並為此制定了法律規定——第71/88/M號法令，來規定參加過在葡國就讀計劃以外人員的聘用。

10. Magalhães, F. J.《關於葡萄牙的專業翻譯》，里斯本，蜂鳥出版社1996年，第159-160頁。

11. 調查和受訪的筆譯員認為，很難判定澳門理工學院的中葡翻譯學士課程，因為課程似乎偏重的是語言，而不是筆譯和口譯。

課程內容

但譯員不僅僅會只字片語。一篇文章不只是由詞語構成，而包括了隱含的想法、言外之意、文化內涵、文體形式、未知的隱喻、與未知的關係。它要求譯者必須去發現和面對他者的文化。翻譯的行為是一種文化的行為。在開始翻譯之前，學生必須與外國文化有直接的接觸，浸淫其中，因為對自己文化的知識（包括歷史和地理）及對工作語言文化的體驗是確保翻譯質量的條件。這些建議應當反映在學習計劃的制定中，讓學生們和老師們在當地浸淫在外國文化中。還要開發澳門的競爭優勢，尤其是不同文化之間的共存與理解。

在中葡翻譯的情況下，重要的是，學生們要有開放的態度並獲取在澳門存在的各種文化的知識，以及葡萄牙語為官方語言國家的文化（葡語文化）知識。也必須有好奇的態度和不斷學習的願望，因此，應該獲得一個全面的文化修養，主要是發展系統和多元化閱讀的習慣。

除了要掌握工作語言和擁有其他知識外，任何一個翻譯培訓課程必須有一組技能/知識。在此，我們強調那些在被調查者看來屬於基本的技能/知識：

（1）翻譯的理論與歷史——理論可以提出有活力的問題，並提供不太明瞭的答案。它是變革者，尤其是從一種專業文化走向另一種專業文化或以提出的意願測試一種常識的思維。有些問題可以幫助譯者改善他們在人們面前的專業形象，於是可將語言工作轉化成一種令人欣慰的職業¹²；

（2）閱讀技術——閱讀可以提高語言水平和獲取各種知識，包括工作語言的文化。在澳門，要獲得來自葡語國家作家的作品是相對困難的，因此必須建立一個葡萄牙語和漢語作家的基本參考書庫，而且有必要讓學生們了解他們。通過方便獲得作品或通過文學比賽，促進對參考作品的系統而廣泛的閱讀；

12. Pym, A. 等人：《描述翻譯研究之外：紀念吉迪恩圖里的調查》，美國，約翰.本傑明.B.V出版社，2008年，第17頁。

(3) 寫作技巧——對於譯者而言，至關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使行文優美。寫作技巧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發展對翻譯（譯作）質量評判的能力和掌握語言的各種寫作方式，使他們用適當的語言來表達一個上下文¹³；

(4) 法律、政府和公共管理——根據本地市場的各项指標（22.5%的人表示法律領域有專業出路，75%的人表明律師事務所需要筆譯員），結論很容易，必須建立條件，培養出來的筆譯員可以在數量和質量上滿足法律領域的需要。類似的情況也存在於政府與（中國，葡萄牙和澳門的）公共管理部門，因此，譯者的初始培訓應該將這些領域的知識獲取作為其目標；

(5) 倫理與道德——對澳門提出的培養譯員的課程的分析表明，它們未涵蓋倫理與道德，因此，鑑於其在所有時代，特別是在信息時代的重要性，應該以清晰而明確的方式體現在課程中。這些問題無論是對於翻譯人員的形象，還是對於翻譯活動本身，都是至關重要的。作為一種職業，應該得到一種有意識而深刻的處理；

(6) 領導、時間和壓力管理——壓力如今是一個貫穿數個專業的問題。在我們研究的看情況下，這只是常常涉及的一個問題，由以下因素造成：（1）缺乏信心或意識到沒有足夠的技能和知識；（2）過度的工作量；（3）多樣性的翻譯，為筆譯--口譯員，要進行雙向翻譯；（4）市場參與者的預期過高。他們認為，剛畢業的大學生立刻可以開始筆譯和口譯。壓力可導致放棄筆譯和口譯職業生涯，儘管這被認為是一個高薪的職業，有前途，所以學會如何領導翻譯團隊和管理壓力，對譯者而言，是關鍵的方面，這些問題必須在最初的訓練中加以涉及；

(7) 自理與自我學習——學生們需要意識到，在翻譯中，很少有完全正確或錯誤的選擇，要學會做出選擇和對所做出的選擇負責。培

13. Martin, T.: 《翻譯培訓與現實世界：具體建議為縮小差距》，（2002年8月國際翻譯者協會大會，圓桌會議，溫哥華），《譯者教育》，第7期，2003年11月，第1頁，網址：<http://accurapid.com/journal/23roundtablea.htm>。

訓必須讓將來的譯員懂得捍衛他們的選擇和接受不同的想法。學生必須掌握一套技能，找到自己的方法。剛一離開翻譯學校時，學生們覺得只有一個正確的做事方式是不可取的¹⁴。這是一個在澳門培養譯員時應特別注意的方面。尤其是那些來自於中國教育體系的學生，在澳門還是喜歡與那種側重教師傳授教知識、學生被動學習的教學方法；

(8) 從譯者的角度來講，應掌握的信息技術知識——譯者有許多信息可用，因此必須知道那些是可靠的資訊。這需要獲得使用所擁有的資源的專門培訓，如機器翻譯軟件、翻譯記憶庫、數據庫、試算表和其他手段。每個譯員的培訓應包括信息技術、術語管理、電子翻譯工具和其他可能出現的手段，因為對具有這些技能譯者的需求不斷增加。在澳門，對課程的分析表明，計算機科學的學科側重起始階段，包括術語集、本地化、機器翻譯和翻譯記憶庫等等。那些不具備基本計算機技能的學生，如不掌握文字處理及電子表格的學生，應給予其機會參加為此而設計的其他學科的選修課程或強化課程。學生還需要獲得使用翻譯工具的實踐，要學會有判斷地使用，也要參與翻譯工具的創製。譯員的培訓機構必須對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作出迅速的反應。這意味著要製定現代的信息處理政策、創建和評估在線和離線工具、整合，翻譯的培訓、交互式遠程教學模塊及在教學中接受互聯網作為通信介質。

初始培訓中實踐的作用

研究結果使我們面對了另外一個問題，它與初期培訓實踐的作用有關。事實上，有觀點認為，目前的譯員培訓課程必須改進和引進1985年的做法。即在職學習，由專業翻譯人員來督導。大部分受調查

14. Mossop, B. 等人：翻譯培訓與現實世界：具體建議為縮小差距》，（2002年8月國際翻譯者協會大會，圓桌會議，溫哥華，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譯者教育》，第7期，第1頁，網址：<http://accurapid.com/journal/23roundtablea.htm>。

者認為，已經失去了實踐的部分。¹⁵在學業期間，失去了進行口筆翻譯實際工作的可能性。分析一下在澳門實施的各種課程模式，可以看到，實踐的部分正在消失。這是很明顯的，同譯員的培訓與建議的做法背道而馳。

如今，學會像一個專業人士那樣思考，涉及學習建立自己的實踐理論，而這又需要參與實踐。因此，課程必須包括一個實習，學員在一所教育機構和一個用人機構的導師，最好是專業翻譯的指導下，進行翻譯工作。

誠然，翻譯學校在為勞動市場（同上）培養學生時，是有限制的；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實踐有可以促進融入勞動市場的基本作用。

至關重要的是，專業實習的方式要清晰而明確，包括在課程設置中，與公用部門和私人公司簽訂合作協定，制定實習計劃，並與有經驗的督導的翻譯員建立對話。

為了提高效率，實習不應該只集中在一段時間內，應該是一個持續的過程，與之同行的還要有理論知識，引導學生針對問題和為找到解決方案而進行課堂討論。因此，在第一學年的第一學期，學生們將有可能接觸翻譯的工作環境，或者做一個簡短的實習（一週或兩週），目的是觀察實際情況、接觸它並決定是否欲進入翻譯界。在第二和第三學年，要為學生們創建實習的條件，例如每週兩天；在最後一年，實習應該是主要的課程部分。學生們將有機會接受更長時間的培訓，其中包括課堂培訓。

實踐讓學生們接觸各種情況和實際困難，並與同學們和老師們一道，尋求解決方案。

斷續的4年實習期將有利於融入勞動力市場。

15. 在目前的中葡學士翻譯課程中，未包括筆譯和口譯的理論與實踐實習。若與語言課程比較（筆譯和口譯課程240小時，相比之下，外語課程900小時，母語課程450小時），比重相對較小。在補充課程中，此種情況有了巨大的變化。其課程的核心是口譯技巧、筆譯技巧和翻譯學的技巧。

課堂上的模擬不可代替實習，因為課堂是一個鼓勵思考翻譯的問題和方法的地方，實習則為學生提供與督導或資深翻譯共同工作的機會。這應該可以幫助學生達到一定的學習目標。這是一個學會處理長文本，與客戶互動、掌握時間和處理本來寫得不好的文本的機會。

除了專業實習外，也欠缺了在職培訓。本來它可以使學生有機會在短時間內，在一個自然的工作環境中，提供翻譯服務，並得到經驗豐富的翻譯的督導。此外，也應創造條件讓學生們參與實際的翻譯項目，接觸實際的客戶，前提是在有實際翻譯經驗的教師的督導下。

在對新畢業的大學生進行在職培訓方面，近年來將其視為一種彌補翻譯人員缺乏的辦法，但我們認為，澳門理工學院需要採取一個更加積極的立場，定格為一個合作夥伴，促進在職培訓，再加上專業實習，培訓學生，對語言及翻譯學校培養的翻譯學生建立信心。

為了理論和實踐之間保持和諧，老師起著一種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樣便回答了問題——誰來施教？——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教員

在澳門的翻譯教學之初，翻譯課程是由職業教師教授的，也有翻譯界的專業人士，“實習督導從（.....）口譯——筆譯員中任命（DL n.º 57/86/M，第20款）”。從翻譯課程進入高等教育起，技術類型的教師逐漸為學術人員代替。雖然近年來隨著雙語教師的增加，這種情況有了逆轉。這些教員除了教學之外，還要提供各種筆譯和口譯服務。我們認為，這是一種積極的選擇，因為我們贊同技術人員參與翻譯的教學，並贊同教員在當地了解企業、社區、專業人員的日常生活和對他們的學生提出技能要求的可能性。在職翻譯通過與培訓人員在課堂正式場合和實習中的協作來傳授知識給學生。

繼續教育

翻譯是個需要多年培養的專業人才，需要不斷地學習，所以繼續教育顯得非常重要。高等教育機構應該保證終身的培訓。在語言及翻

譯學校中開辦自由課程或翻譯科目允許一個完成培訓的翻譯，無論是在職還是未從事活動的翻譯，可以選擇想上的課程。譯者的持續培訓需要開發方法和個性化的學習方案，讓專業人士可以根據自己的節奏和時間的可用性，無論在何處，只要有電腦和互聯網，便可開發和更新自己的知識。譯者培訓課程必須考慮到新的現實，充分善於利用信息和通信技術所提供的新機會。在一個高端技術和全球通信的世界中，譯者不能囿於往昔的策略和工具，因此需要找到獨立或正式訓練的答案。據此，他可以不斷更新。如果可能的話，預計到這些變化。

使用信息和通信技術和專為遠程教育構思與設計的學習模塊的開發有助於自我學習機制和機會的發展。

翻譯學習的多學科性和培養通才需要要求它更加注重基於交互式遠程教學的便利¹⁶，因為遠程信息處理可以克服學校不能提供各個領域的知識，並使學生在正規學術培訓或終身專業生涯中有機會來建設他自己的專業領域。事實上，現代的信息手段使培訓機構可設計和製作網絡教學模塊。學生們可以單獨訪問，從而使學習的節奏更加個性化。

通過技術的運用，教育機構有更多的機會可以輕鬆地和系統地與他們同行進行合作，豐富他們的課程。這種交流具有積極的影響，並不僅僅使教育機構，也使教師們和學生們接觸，形成教學和在線協作的工作網絡。

課程靈活多變

澳門的特點是學生基本知識不同，動機也不同，以及日後的出路也不同，因而必須考慮到課程的靈活性。事實上，幾乎在世界各地，教育機構都選擇了靈活課程的結構和根據學生自己的利益，有可能推進行不同培訓的途徑。因此，培訓必須是.....最多用途的、多功能的、充分多方面的、綜合的及多模式的，專為新的周邊專業或為了翻譯的

16. Austermuehl, F.: 《通天塔和字節之間：信息時代的翻譯學科》，1999年，第446頁，網址：<http://gandalf.aksis.uib.no/AcoHum/abs/Austermuehl.htm>。

工作的延伸，必須是開放的和可用的，可以解決專家/通才及技術/社會/人才的問題¹⁷。

這種培養譯者的觀點應該在澳門付諸實踐，因為如同問卷調查的答案為我們揭示的那樣，之所以選擇翻譯課程的理由和期望是多方面的，包括有可能獲得大學學歷（44.7%的人），容易就業（41.2%的人），到不要求太多的葡萄牙語課程（34.2%的人）。

因此，我們建議，按照慣例，在數所高等教育機構施行。理由是，在語言及翻譯學校或理工學院的任何學校¹⁸中，必須有一組必修課程（筆譯/口譯領域），另一組可選科目，供學生們選擇（經濟學、旅遊、法律、公共管理），唯一的要求是在主要的學科可得一定的學分。

在翻譯課程的情況下，需要有雙重靈活性，因為一方面要適應實際情況，以滿足來自市場的新需求，而另一方面，面對學生們的巨大多種預期，重要的是，如果不能滿足全部，至少是滿足大多數。因此，同一課程設計可以為不同目標的學生提供需求：筆譯和口譯學士課程及進修一些科目以完善和更新知識（在職筆譯者）。因此，我們看到的是一種靈活的課程，提供一系列的科目。學生們可根據自己原有的知識和他們的動機與期望來進行選擇或組合。這會創造更多的就業出路。¹⁹

該課程的靈活性可以幫助解決翻譯人員的缺乏，還可以擴大所開設的課程：（1）3—5年課程；（2）為兩種工作語言的碩士，具有某一專業領域知識或專業訓練的人而設立的強化課程；（3）為具有長

17. Alves, F. F.: 《有過錯或無過錯：在標準化的宣傳前重新規劃翻譯專業》，CONTRAPOR 1——第1次葡萄牙語翻譯大會，里斯本，AteLP出版社，2006年，第12頁。網址：<http://hdl.handle.net/1822/7168>。

18. 澳門理工學院開設的中葡筆譯和口譯課程及公共管理課程以葡萄牙語教授，並考慮到公共行政部門是主要的僱主（73.8%和22.5%的受訪者認為，公共行政部門和法律分別為專業出路）。我們認為，學生們可以選擇一些與管理和法律有關的公共管理課程是有利的。

19. 例如，一個攻讀法律，具有基本的葡萄牙知識，熟練掌握漢語的學生可以選擇葡萄牙語和法律領域的課程，並在課程結束時，授予他葡萄牙語學士學位。

期翻譯實踐的人，但無學位，或無翻譯理論知識的人而設立的強化課程。

除了上述靈活的措施，為了支持在職的翻譯人員，高等院校應該投資創立提供葡萄牙和中國語言和文化的課程。安排要靈活，允許學生們選擇要上的科目。

為了實施靈活課程的措施和履行其教育作用，負責培養翻譯人員的教育機構必須採取一種基於課程、教法和教學策略持續而快速更新的主動態度。

教法

這些建議基於我們的信念。雖然不否認其他的方法和/或辦法的存在和意義，但翻譯的訓練應以合作和建設性的方式和辦法來進行，特別是唐吉拉里的社會建構主義。我們主張一種不斷遵照最適合每個時代的教學現實的方法和策略及其切入點。教、學和翻譯是……跨學科和多重關係的環節。它們相互交叉和相互影響，不斷地轉換成一種新的學習。無論是對教者，還是可能的學者而言，是盡可能接近日常現實的團隊精神和翻譯任務的機會（……），是培養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和協同工作機會而帶來的每個人的身份認同的形成和他們將從事的活動的翻譯的基石。學習是通過倡議與溝通的努力、在同行之間的互動與合作及在課堂之外進行的。在一個最真實、最貼近實際的專業情況下，參與團隊工作，進行一個翻譯項目的整體管理，使人獲得必不可缺的技能、價值觀、原則和態度，以便日後可以融入翻譯界，和隨之而來進入勞動力市場有效的活動²⁰。老師要提供方便、進行組織、給予資源，必須採取一種靈活的態度，要致力於本身的實踐、與學生們分享困難，以及每時每刻作出選擇，並事先知道無絕對的真理。

以教師的想法為唯一的知識傳輸和真理的標準的傳統方法，近年來已經不符合目前的實際情況，因此必須讓路給新的教學/學習

20. Bizarro, R. P. e Escaleira, L.: “翻譯時的我與他者”，載Bizarro, R. P.: 《關於認同、多樣性與跨文化實踐的多學科研究：我與他者》，波爾圖，Areal出版社，2007年，第273-280頁。

實踐。這可以理解為一個積極而動態的過程。它是要經過學生授權的²¹。

我們認為，面對未來的不可預知性，貫穿所有知識領域的主要能力在於獲得新知識的準備和動機。

教學的整體實踐在於一個以學生的自治、將職能和新任務分配給學生的動態與互動的過程，將學生從對老師和機構的依賴中解放出來。這是一個所有的學生都參與的民主過程。人人被認為是平等的，準備執行某些任務，並實現一個共同的目標。機會平等是通過崗位輪換，以確保每個人都可以擔任不同的職責，作出不同的貢獻和獻出不同的技能²²。

如同吉拉里（同上）的看法那樣，我們認為，翻譯的培訓應基於以下原則：（1）學習的語境化；（2）創造有利於容納不同觀點環境；（3）開發協同工作。

每節課的目的在於探討多個可行（而不是正確的）的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案，而不是一個解決方案（唯一的真理），以為知識的建構提供必要的支持。教師們的控制應該減少，學生們應該逐漸對自己的學習負責。

（教育的）社會認知模型導致了學生們開始處於翻譯界的邊緣，逐漸融入，直到成為一份子。課堂如同一個論壇，裡面有作為目標社區一員的導遊或召集人，他們與工作小組互動，以便進入這一社區。召集人應該使學生們總是從譯界的角度，意識到潛在的問題、規範和約定。為了說明自己解題的過程，應該出示一個以上信息來源，使學生們構建合適的行為、策略和技術。

新的範式提供了一個互動的課堂。在那裡，學生們必須構建自己的知識，請他們放棄被動接受有限、由老師傳遞的知識的態度，成為

21. Kiraly, D.: 《社會建構面對翻譯教育——從理論到授能實踐》，曼徹斯特，聖杰羅姆出版，2000年，第17頁。

22. Bizarro, R. P. e Escaleira, L.: 《教學與學習翻譯》，論文提交於第一屆“教育、藝術、媒體與文化”葡語國家學術討論會，北里奧格蘭德聯邦大學，巴西，2006年5月（未刊稿）。

自己學習的主人。自治和授能讓學生獲得負責的技能、時間的管理、批判和反思的思維、勵志及自我學習，換言之，一組構成其職業活動基本的技能。翻譯教學在於幫助學生建立解決日常主要生活問題的知識，如工作量、時間和期限管理、了解專業文字，以及其他知識。

如同舍恩²³的看法，我們認為，不可能教學生們需要知道的一切，但它可以引導和鼓勵他們發展自主學習。因此，學生們會自己發現所使用的手段、方法及得到的結果之間的關係。

雖然看上去是格格不入的，知識傳播和建構主義卻存在於教育過程中，因為必須傳承過去的傳統和經驗，讓未來的專業人士終身學習，授能（使獲得能力/資格），使他們能夠適應現有的工具，以回應未來的問題，並隨著他們所面對的新挑戰，建立新的工具²⁴。

關於教師的角色，我們認為，在任何情況下，教師可以開發出獨特的教學方法，但是應該在一個團隊中工作，開發的研究可以導致成功和真正的教育文化，不斷創新的文化。不要在事業和重複的教學實踐中停滯不前（……），我們需要將我們的教室變成實驗室²⁵。創新是那裡的日程。

三、結論

考慮到澳門的翻譯活動，我們看到，這是一個澳門的日常活動，不同民族交流的舞台，一座數種語言接觸共存的通天塔。就其本身而言，有着一個多世紀歷史的翻譯教育一直得到政府的鼓勵。今天我們所面對的培訓是：與現有的主要國際高等教育即一致又競爭的課程內容和技術手段。

23. 舍恩（Schön, D. A.）：《穩定狀態除外》，哈蒙茲沃斯，平貴因/紐約，諾頓出版社，1973年，第151頁。

24. Bizarro, R. P. e Escalera, L.： “教學與學習翻譯”，《澳門理工學院學報》，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07年，第127-138頁。

25. Kiraly, D.：《社會建構面對翻譯教育——從理論到授能實踐》，曼徹斯特，聖杰羅姆出版2000年，第195頁。

誠然，在學校教授的、實踐中所需要技能之間有著鴻溝，因此翻譯教學/學習應該與職業方面統一，滿足學生們就業能力的標準。學術方面的和諧，這是高等教育所特有的。要有所有相關者的參與教學/學習的過程。此外，這種合作應該擴展到對職業實習的定義，並導致市場參與者要創造條件來接受和引導實習學員，並為他們提供從專業實際中得出真實經驗。

事實上，今天對翻譯的要求有了很大的不同，候選人的範圍更大，其中不僅包括在澳門公共管理部門工作的學生，如同以前那樣，還有在中國和葡語國家工作的學生。急需改變，而且必須改變，要使培訓適應目前的要求，克服現有的困境和培養學生面對當前和未來的挑戰。

我們知道，機構和心態的變化是緩慢的，因為這些變化往往會固化。這是教育機構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之外，還要加上課程的問題。實際上，課程已經不符合當前的需要和要求。需要進行結構和結構性的改革。在這方面，澳門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因為它要設計和實施符合未來將在多元化和差異化的環境中，如澳門、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巴西工作的專業人士的課程。

負責翻譯人員的培訓教育機構不能忽視在翻譯界已經出現了深刻的變化。我們面臨翻譯和譯員新情況。

在這種新形勢下，將圍繞質量、能力概況、專業資歷和採用的程序而展開討論。這些要確保和證實翻譯的質量。在澳門，有必要建立對翻譯的質量進行監督和認證的機制和工具，特別是通過設立一個對在基本和持續的培訓和翻譯質量的認證方面有著積極作用的翻譯家協會。

就目前而言，培養譯者是使未來的專業人士，尤其是單獨或通過培訓獲得新的技能和能力的未來專業人士掌握從業必要技能、適應能力（靈活性和多樣性）、團隊合作、創造力、領導力和主動精神。還要使學生們意識到翻譯工作的複雜性，引導他們發展對自己的翻譯過程中作出的行動和決定的戰略。學校必須促進自主發展，允許不斷學習和使用時刻都可使用的資源。這些資源以令人目眩的方式提醒我們注意到專業翻譯工作的要求和條件。

至於被認為是最適合的教育方法，這取決於教師的選擇，但是我們認為，這些教育方法應該能使學生們建立自己的知識，老師只是起到推動者的角色。

為了減少學業失敗的情況，應根據學生和他們的動機，願意學習是學習的重要條件，尤其是在今天。當我們以活力和節奏需要不斷地學習和重新學習時，直到前幾年，這還是不可想像的。

為了提高翻譯教學的質量，我們認為，除了提交的建議外，應該投資澳門翻譯的培訓和翻譯活動的實踐，以理解翻譯的實際情況，並指出可能的路徑，從而使課程能滿足目前市場的需求。

